

# 光荣与梦想

——孙建江华文儿童文学论文集

孙建江◎著

明天出版社



# 光 荣 与 梦 想

——孙建江华文儿童文学论文集

孙建江 著

明 天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荣与梦想：孙建江华文儿童文学论文集/孙建江著。  
济南：明天出版社，1999.7

ISBN 7-5332-3040-X

I. 光… II. 孙…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文集 IV. I 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6580 号

## 光荣与梦想

——孙建江华文儿童文学论文集

孙建江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莱芜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55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5332—3040—X

1·737 定价 13.00 元

## 作 者 简 介

孙建江，笔名雨雨，男，1956 年生。籍贯浙江温岭。曾在云南生活过多年。现供职浙江少儿出版社。浙江文学院特约研究员，云南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延边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童话艺术空间论》(1990)、《文化的启蒙与传承》(1994)、《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1999)。另出版有《书缘人生》、《雨雨寓言集》、《冬天的童话》、《美食家狩猎》等作品集。获得过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图书奖、冰心奖。入载过一些人物类辞书，如《世界名人录》等。曾应邀出席“世界儿童文学大会”(1997·汉城)作大会主题发言。

# 目 录

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	( 1 )
光荣与梦想	
——从中国大陆新时期少年文学的崛起看亚洲	
华文儿童文学的曙光	( 6 )
从海峡两岸儿童文学整体格局的消长演变看中国儿童	
文学的未来可能	(23)
台湾儿童文学整体观	(36)
独特的景观	
——散论台湾儿童文学作家	(43)
两岸儿童散文创作现状分析	(51)
传承与超越	
——论台湾新生代作家童话创作	(54)
《传承与超越——论台湾新生代作家童话创作》	
论文发表会场应答	(66)
略谈香港儿童文学	(70)
论传统人伦关系对儿童本位观形成的制约	(75)
中国童话的发展演变一瞥	(87)
时代的应允与制约	
——探析“文革”前中国儿童文学的游戏	
品格及其发展	(93)

论中国儿童文学的母爱精神	(105)
儿童文学的层次划分及其研究	(115)
少年文学:接受能力的引导和强化	(124)
少年文学:艺术本体的拓展	(134)
略论 20 世纪初叶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	(141)
“本位”与“泛本位”	(149)
本位·品种·新人新作	
——儿童文学创作季评	(152)
90 年代:理论的自觉	(162)
温和的吟唱	
——读木子童话集《长腿七和短腿八》	(165)
温情的力量	
——序木子童话集《莉莉的花篮》	(173)
桂文亚少年散文初识	(176)
遐想与沉思	
——读摄影散文集《美丽眼睛看世界》	(187)
桂文亚和她的《二郎桥那个野丫头》	(191)
让人发笑,让人思考	
——序管家琪童话集《复制瞌睡羊》	(195)
李潼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98)
让春天走进孩子的心灵	
——说陈木城系列散文《春天的脚步》	(201)
童话的现代意味	
——说《我有友情要出租》、《月光洞》	(204)
写实的手法,幻想的精神	

——看蔡宜容如何将历史引入儿童视野	(207)
窗口看风景	
——评林世仁童话集《十四个窗口》	(213)
年红儿童小说印象	
——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216)
感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读马汉中篇小说《阿方奋斗记》	(220)
感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序陈淑彦《再见,淡水镇!》	(224)
葛翠琳与中国童话创作	
——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融合	(226)
——评程玮小说集《永远的秘密》中的审美意识	(239)
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	
——读长篇童话《狼蝙蝠》	(246)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简评童话《老蜘蛛的礼物》	(249)
评三篇同题童话《神秘的眼睛》	
——面对新奇的世界	(252)
——读诗集《十四岁的星空》	(255)

## 附 I

### 儿童文学的“深”与“浅”

——由《花背小乌龟》引发的对话	(260)
“青少年文学”及其他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战略”三人谈	(264)
——“新体验小说”四人谈	(270)
——“这一路我们说散文”座谈纪实	(279)
——“这一路我们说散文”座谈纪实	(287)

## 附Ⅱ

- 异域听华语 ..... (325)  
亚华作家速写 ..... (330)  
莺飞草长,笑语江南  
——'96 江南儿童文学散文之旅花絮 ..... (339)

## 附Ⅲ

- [马来西亚]爱薇:何谓艺术的儿童文学?  
何谓大众的儿童文学?  
——访中国孙建江先生 ..... (344)  
[马来西亚]林玉蓉:儿童文学为亚洲华文文学的曙光  
——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研讨会纪事 ..... (350)  
[台湾]林焕彰:踏出第一步的必要  
——踏出最艰难的第一步,达成历史性的意义;  
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华文  
儿童文学研讨会” ..... (358)
- 后记 ..... (362)

# 艺术的儿童文学与 大众的儿童文学

“艺术”与“大众”不是截然对立的概念。无论从儿童文学的产生还是从儿童文学的发展看，“艺术”与“大众”从来就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艺术”中有“大众”，“大众”中有“艺术”。

不过在儿童文学实际的阅读过程中，确乎也存在着作品的好懂与不好懂、通俗与非通俗的状况——即“艺术”与“大众”的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把儿童文学分为“艺术”的和“大众”的。

## 一 文本与阅读的关系，决定了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存在

作品作为一种文本，它是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文本是作者对现实集中、归纳和典型化的结果。文本的完成只是整个文

学生成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文本所显示的是一种潜在的状态。用接受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话说：文本所显示的是一种“召唤性的空框结构”。这种召唤性的空框结构，有待于读者介入生成，它为读者的介入提供了各类不同的参照。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参照，文本与读者的交流成为了可能。另外，从读者方面看，首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着“游移视点”现象。所谓“游移视点”，是指阅读过程中“延伸的期待”和“变形的记忆”。读者在进入文本后，往往处于延伸(具体句型、段落的语义显示所暗示的某种期待)与记忆(读者既有意识在作品相关物不断转化中修正)的交会点上。阅读本身存在着一个游移视点不断运动化的过程。其次，作者面对读者设计文本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读者”有两类，一类是“真实的读者”，一类是“暗隐的读者”。真实的读者即是现实读者，而暗隐的读者则是作者理想的读者。暗隐的读者是从现实读者升华而来的，它体现着作者的文本理想。现实的读者是客观的，而理想的读者则带有作者的某种主观意愿。文本与阅读之间的这种非对称关系，决定了文本结构的开放特征，决定了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存在。

## 二 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各自的价值取向

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两大类别，各有自己读者的面对面及其价值取向。艺术的儿童文学更注重纵向接受，而大众的儿童文学则更注重横向接受。所谓“纵向接受”，是指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历时性的。作品所显示的意蕴、美感等并非当时一定为读者所接受、认可。作品针对的读者是纵坐标上的读者，其阅读的倾向是理想化的，强调的是历时效

应。所谓“横向接受”，是指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即时性的。作品所显示的意蕴、美感等在当时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认可。作品针对的读者是横坐标上的读者，其阅读的倾向是通俗化的，强调的是即时效应。从整个文学作品的接受史看，无论人们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两种接受效应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般说来，在当时，大众儿童文学的读者总是大多于艺术儿童文学的读者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儿童文学的读者会锐减，而艺术儿童文学的读者则持续不断，甚至有所增加。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各有所长，我们很难说谁比谁更好。大众的儿童文学旨在横向基础，艺术的儿童文学旨在纵向深入。没有横向基础，儿童文学谈不上发展；没有纵向深入，儿童文学只能原地踏步，永远不可能提高。两者彼此影响，彼此促进。

### 三 期待既是“艺术”的又是“大众”的儿童文学

毫无疑问，最理想的儿童文学应该既是“艺术”的又是“大众”的；最理想的儿童文学应该既有横向阅读效果又有纵向阅读效果；最理想的儿童文学应该既为儿童所喜爱又为成人所喜爱。

值得庆幸的是，在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大师们已为我们创作了这样的经典作品。比如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丑小鸭》(Den grimme Aeling)、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s Adventures in Wenderland)、巴利(Janmes Mathew Barrie)的《彼得·潘》(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小王子》(Le Petit Prince)、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等。

虽然既是“艺术”的又是“大众”的儿童文学作品并非随处可见，而且创作这类儿童文学作品也并非易事，但事实证明：走“艺

术”与“大众”结合的中间道路是可行的。

让我们为世界儿童文学能拥有更多既是“艺术”的又是“大众”的作品而祈祷和努力吧!

载《世界儿童文学大会·发表要旨》  
(中、英、日、韩四种文字版),韩国三益文化社(汉城)1997年8月同时出版,《韩国儿童文学研究》(汉城)1997年8月号、《儿童文学》(北京)1997年8月号、《会讯》(台北)1997年11月号转载。

#### 附言:

本文系作者应邀出席 1997 年 8 月 4—9 日于韩国汉城召开的“世界儿童文学大会”(The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vention)所作的大会主题发言。发言题目为大会指定。

本次大会是亚洲地区首次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儿童文学大会,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儿童文学大会之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色列、德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瑞典、芬兰、澳大利亚、波兰、捷克、南非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到会的正式代表(应邀作主题发言者)四十多人,非正式代表一百余人。大会以中、日、韩、英四种语言为大会用语,采用中、日、韩、英四种语言同声翻译。大会的总

主题为：“世界儿童文学的现在与未来”。总主题下设四个分主题：第一主题，西方儿童文学与东方儿童文学；第二主题，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第三主题，20世纪后期产业社会与儿童文学；第四主题，对人类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当今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如 Kiaus Doderer(德国 Goethe 大学教授、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Jean Perrot(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Rhonda Bunbury(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第四任会长)、Karia Nakajeva(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现任会长)、鸟越信(日本儿童文学理论元老、原早稻田大学教授)、猪熊叶子(日本百合女子大学教授、JBBY 会长)、四方晨(日本爱知大学教授、作家)、李在彻(韩国檀国大学教授、韩国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蒋风(中国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浦漫汀(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均在本次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 光荣与梦想

——从中国大陆新时期少年文学的崛起看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的曙光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新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概念。“新时期”特指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70 年代后期到中国大陆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后的 90 年代初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新时期的标志之一是现代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而现代文化意识觉醒必然导致作家艺术选择的多样化。不满足，不满意，渴望超越，渴望突破，可以说是新时期作家（包括少年文学作家）的一种普遍追求。

新时期中国大陆少年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崛起的。

新时期中国大陆少年文学明显具有以下的特点。

## 在内容方面

其一,承认传递主体意识的重要性。

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成人文学,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读者对象的特殊性,或者说在于其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差异性。儿童文学创作当然存在着一个“儿童化”的问题。但是儿童化并不等于浅层次,更不等于一味的“牙牙学语”。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成人作家,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既然如此,儿童文学当然也存在着一个传递成人作家主体意识的问题。一味的成人意识当然不好。但问题是以往的儿童文学基本上是否定或避而不谈成人意识的存在的。似乎涉及传递主体性,表现成人的自我就是对儿童文学的不敬。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一味地“牙牙学语”,一味地抹煞作家主体性的存在,倒是更容易失却儿童文学本该拥有的那份深刻性(儿童文学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深刻性),从而最终失却儿童文学的特点。人为地排斥成人作家的主体性,显然不符合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且也限制了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们承认传递主体意识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当然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承认传递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与新时期整个文化界(特别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关于主体性讨论的影响不无关系。新时期主体性讨论给人最大的启发就在于,创作个性的强化和主体能动作用的确认,一句话,在于创造精神的肯定。也就是说,新时期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为儿童文学传递主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托;而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为主体意识的传递提供了实际的可能。

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起来的。由于确立了这一观念，儿童文学作家们可以认真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渗以适当的成人意识了。人们可以坦言儿童文学也是一种人生的表现，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述。生命毕竟是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没有个体的自我表现，也就不会有整个人生（包括社会）的表现。儿童文学作家有义务、有责任以自己的观念、认识以及创作主体人格力量去引导（不是教育）儿童向上看，使儿童获得更高人生阶段有关生命、社会、审美的种种体验和感受。

### 其二，文学属性的强化。

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本是明白无误、无须争议的问题。但进入新时期后，儿童文学是否首先是文学，却的的确确被当做问题来讨论过，以致这种讨论本身倒成了“问题”。文学属性的讨论的面对面是所谓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也即儿童文学是不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问题。儿童文学具有教育的属性这本没有错，但视“教育”为儿童文学的根本属性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是文学根本属性与教育学根本属性的严重错位。如果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教育，那么文学根本就无须成为独立于教育学的一种存在。当然，视教育为儿童文学的根本属性，这与十年“文革”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学就等同于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是那种逆历史发展的政治教育）。对这种政治教育人们当然不会认同，但儿童文学等同于教育这一思维模式却潜在地延续了下来。尽管人们强调的“教育”，其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些将儿童文学等同于教育的人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中“文学”与“教育学”的大前提已发生错位。而且儿童文学如果强调的只是教育，那么这种所谓的“儿童文学”也只能是“儿童教育学”了。这也正是在新时期，

“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这一根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命题却成为了问题，儿童文学的文学属性得以强化的原因所在。明确提出“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就是对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明确否定；明确提出“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就是企盼儿童文学回归艺术正道，企盼中国出现更多的、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以无愧于新时代之于儿童文学的馈赠。

### 其三，题材的拓展。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学的题材应该说是欠丰富的，尤其是在 50 年代中后期至 70 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题材的单一化已明显阻碍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不少人对题材的理解往往是“即时的”和“眼前的”。这就使得人们一窝蜂地拥向了最现成的学校生活题材。久而久之，“儿童生活”便成了“学校生活”，“学校生活”便成了儿童文学题材的代名词。这类题材在时间和空间上呈封闭性，这一现象的产生与长期以来影响人们创作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密切相关。从时间上来说，急功近利思想主张对儿童文学的读者进行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也即“即时的”。而这种即时的教育，最“有效”的当然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当然又不能不与学校发生联系。这样，儿童文学的题材从“时间”上选择了“学校生活”。从空间上来说，急功近利思想所谓的教育性，是明白具体的，它无须什么远距离、深层次的显示与观照，它最理想的方式是对对象作现在状态，也即“眼前的”取舍。学校生活对于儿童文学的读者来说，无疑符合“眼前的”特点。这样，儿童文学的题材从“空间”上也选择了“学校生活”。其实，儿童文学选择学校生活题材本身并没有错，学校生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同样是儿童文学重要的题材。问题是这种一窝蜂的倾向，这种狭隘的题材观